

解开扑朔迷离的政治悬疑，驱散徘徊千年的历史迷雾，一个光荣与梦想铸就的鼎盛王朝，一条鲜血和白骨铺成的权力之路……

天下

老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下

老克
著

解开扑朔迷离的政治悬疑，驱散徘徊千年的历史迷雾，
一个光荣与梦想铸就的鼎盛王朝，一条鲜血和白骨铺成的权
力之路……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老克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 10

ISBN 7-80171-876-3

I. 天...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3706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75 字数 360 千字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876-3

定价:26.8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目 录

序 章/1

平日里繁华似锦车水马龙的棋盘大街上,此刻气氛肃杀冷峻,大小绅民无论贫富贵贱均战战兢兢闭门守望。

第一章 武德九年/3

一盆冰冷刺骨的雪水当头淋下,遍体鳞伤的张亮激灵灵一个冷战,终于从昏厥状态中苏醒了过来。他费力地睁开了青肿不堪的双眼,好一阵才适应了地牢中昏暗难以辨物的光线。

第二章 秦王世民/61

夕阳西下，秦州城外的旷野之上，尸骸残肢比比皆是；四处流淌的血水漫过了大地上应时生发的新芽，将方圆数里之内的田埂、山岗、丛林覆盖在一片惨烈绚丽的红色之中。

第三章 喋血玄武/112

曲江池是位于长安城东南角的一个人工湖，距启夏门和延兴门都不远，京兆最大的寺院大慈恩寺就在池子西北，相隔不过两坊。

第四章 大唐天子/167

秦王府中的兵力委实太少，防守偌大的一个西宫，处处防而不密。杜如晦思虑再三，在接到谢叔方兵临永安门的叹报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弃守永安门……

第五章 大象贞观/219

武德九年八月十三日夜，贞观皇帝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召集文武共议军务，淮安郡王太常寺卿李神通、江夏郡王鸿鹄寺卿左金吾卫大将军领雍州牧李道宗、河间郡王李孝恭……

尾 声/268

在勋国公张亮缓步踱到自己面前的那一刻，侯君集真有一种再世为人的感觉。他虽落魄至此，在这老朋友面前却不肯失了尊严体面。

后 记/275

序 章

平日里繁华似锦车水马龙的棋盘大街上，此刻气氛肃杀冷峻，大小绅民无论贫富贵贱均战战兢兢闭门守望。整条街被身披黑甲乘骑俊骥的禁军武士封锁得严严实实，连只耗子都无处遁身。帝都长安承平日久，小民百姓康宁熙乐的日子过惯了，连好多老人都记不清已经有多少年未曾见过这等阵仗。久居长安的毫毫悬车之辈犹自战战兢兢，就更不必说仰慕帝都文明繁盛远来定居的异国商使了。这一天，是大唐贞观十七年四月辰朔日。就在这一天，做了十七年皇太子的大唐储君李承乾在东宫居所被执，也就在这一天，大唐皇帝下敕，历数太子承乾十项大罪，废为庶人。

史青一家自开皇初年便迁来长安居住，已历经两朝风雨。史家在棋盘大街东侧开了一个绸缎庄。史青父母早亡，全仗祖父史全贵抚养成人。长安隆盛冠于天下，商贾往来络绎，更有许多外邦富户为睹上邦盛世风采慕名而来，因此祖孙俩营生虽乏善可陈，却也足保小康。

史青年方十六，好奇心盛求知欲烈，此刻正巴巴儿地把着门缝往外猛瞅。这后生边瞧边咂舌不已，喃喃自语道：“天塌了，天塌了，今儿个这是怎么了？”

一个面容清癯身材挺拔的华服老者，颈带长枷从对面的国公府中被一队禁军押了出来，昂然怒目步上囚车……

“孙儿，外面出什么事了？”眼神不太好的史全贵颤颤巍巍问道。

“出大事了，爷爷，官兵净街，还抓了人呢，好像……好像还是个大官呢……”史青语无伦次地答道。

“咳咳”史全贵咳了两声，慢悠悠提起茶壶倒了一杯茶，浑浊的双眼中闪过一丝异色，点了点头道：“那到当真是个稀罕事儿……十多年来，这还是头一回吧。自打你降生，这长安城里似乎还没闹过这么大动静呢……”

史青翻过身来看看着史全贵问道：“听您老的意思，长安以前还出过这等样事？”

史全贵皱着眉头想了半晌：“说起来真是呢，上一次这么张皇，还是武德九年的事儿呢，转眼都快二十年了……”

“武德九年？爷爷，那是咋回事？”史青的好奇心大炽。

史全贵略带嗔怪地看了孙儿一眼，慢吞吞说道：“那可说不得，官家听去了要杀头的……”

史青愕然……

“武德九年……武德九年……”老人小心翼翼地喃喃自语道，仿佛在念诵一个蕴藏着某种神秘魔力的魔咒一般……

武德九年……武德九年……

长生殿里，贞观皇帝李世民思飘四海神游太虚，目中一阵朦胧，眼前隐隐浮现出了那座血淋淋阴森恐怖的玄武门的影子，恍惚间，他似乎又回到了那荒谬绝伦风云诡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的武德九年……

第一章 武德九年

第一节

“哗——”

一盆冰冷刺骨的雪水当头淋下，遍体鳞伤的张亮激灵灵一个冷战，终于从昏厥状态中苏醒了过来。他费力地睁开了青肿不堪的双眼，好一阵才适应了地牢中昏暗难以辨物的光线。此刻他浑身上下连条褻裤均未着挂，赤条条地被几条大粗铁链子挂在半空中。他毕竟是武事上历练过来的人，稍一留神就已明了自身伤势。肋骨折了六根，浑身上下有二百余道鞭痕，几乎找不到完整的皮肤，嘴里的牙齿已经被打掉了三颗，脚踝骨已经粉碎，能否医好就要看运气了。胸腹之处有五处灸伤，是火筷子和烙铁烙出来的，大小各不相同。此刻浑身伤处火辣辣揪心般疼痛，不必问刚才那盆雪水中必是放了盐的。

此刻坐在炉火旁烤火的年轻人一边翻动着插在匕首上的牛肉一边轻轻地笑道：“还成，算你小子有一把狠骨头。怎么样？盐水竹笋烧肉的滋味如何？”

张亮虽然身上痛楚，灵台的一点清明总算还在，他吃力地转过头对那华服青年说道：“齐王殿下，张亮身为天策车骑，虽官职卑微，却也是陛下亲简的朝廷

命官，不是寻常贩夫走卒。朝廷有礼制，刑不上大夫，殿下如此折磨微臣，恐于朝廷脸上不大好看……”他伤势实在太重，饶是转头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动作，浑身骨骼咯咯作响，痛得他出了一身的冷汗。

李元吉回过脸冷森森地看了他一眼，嗤嗤笑道：“张亮，你少在这里跟本王泛酸文吊书袋，本王奉的是父皇口敕，特旨询问你这乱臣贼子，别说大理寺和刑部，连正牌子御史大夫也管不着。刑不上大夫？你看看自己这模样，你他妈也配？少废话，你若是不想多吃苦头，就把让你到洛阳招募私兵图谋大逆的幕后主使供将出来，本王保你无罪有功，也甭在天策上将府当这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劳什子车骑将军了，只要你肯招供，本王举荐你到并州做行军副总管。”

齐王最后一句话让张亮立时又出了一身冷汗。

太子与秦王之间的储位之争日益炽烈，这一点连傻子都看得出来。朝臣之中，或拥太子或举秦王，派系分明；在外领兵的将军们却多态度暧昧。东南道行台左仆射荆州大总管赵王李孝恭及他身边的行军副总管李靖都从未在储位问题上表过态，张亮受命三次拜访李靖，各种手段用尽，奈何这个老油条滑如泥鳅奸似鬼，嘴里一句实诚话也套不出来，就是秦王亲自拜访，老东西也是一副恭恭敬敬的死猪不怕开水烫模样，仿佛全然忘了当年秦王的救命之恩。

至于赵王李孝恭，态度就更加暧昧了，侯君集甚至猜测他已经投靠了东宫，只不过一直也没查得实据。

灵州总管任城王李道宗素来与秦王交好，不过所握兵马远远不及李孝恭和李靖，幽州总管燕王李艺是东宫一脉，他的情况与李道宗仿佛，虽地位尊崇兵权却并不重。

最难捉摸的就是那个坐镇并州手握十余万大军兵权的并州行军总管李世勣，此人虽是李密降将，却素来以忠忱著称，李密、当今武德皇帝李渊、大唐储君皇太子李建成以及自己的主子秦王世民均对此人的忠忱不贰赞不绝口。忠忱归忠忱，李世勣从未参与过朝野党争储斗。武德元年他的故主李密谋大逆受诛，李世勣自身禄位丝毫未损，为李密收尸送葬不仅未曾引起当今皇帝猜忌，还博得了个不忘故主的美名。此人权柄极大，又极受武德信任，他若是倒向了东宫，情势对秦王就太不利了。秦王谋求受封洛阳已非一日，但这个李世勣若是倒向东宫，洛阳被夹在他的十万大军和关中铁壁之间，恐怕秦王经营洛阳的大计立时便要化作泡影……

但若非李世勣向东宫表了忠心，齐王又怎敢口出大言推荐自己去给李世勣当副手？虽说齐王向来信用低劣陋鄙，但事情委实干系重大，若是李世勣彻底归顺太子，秦王落败几乎已成定局。自己此刻再死保秦王，日后史书一笔，当脱不得一个“愚”字。可是此刻若是脱口供出秦王，背主求荣的骂名着实受不得。若是元吉的诺言能够兑现倒还罢了，但齐王偏偏又是个没信用的……一时间张亮心中天人交战，元吉的话竟不能回，只呆呆垂头不语。

元吉见他这番模样，心知刚才真真假假一番话，已经初步瓦解了张亮的心理

防线，心中暗笑：“就你这鸡鸣狗盗的模样，还想去李世勣手下混饭吃？兵凶战危，吓也吓死你……”他微微笑了笑，说道：“你不妨仔细斟酌，若是仍然执迷不悟，本王便一刀切了你的卵子送你进宫去当太监。刘文静身为太原元从之臣，贵为门下掌印，功勋地位比你如何？看看他落得了什么下场，再想想自己，是生是死，全在你一念之间了……”

说罢，这位帝国亲王将插着牛肉的刀子一抛，闲然自若地踱出了牢门。

武德九年正月的长安，笼罩在一片肃杀寒冷的空气里。凛冽的北风吹来了塞外草原上浓浓的腥膻之气，也吹来了南方战场上徐徐北飘的淡淡烽烟，夹杂在其中的，则是帝都京师皇权之争的浓烈血腥味……

“据并州总管李世勣密报，洛阳方面并无异动。臣以为值此元岁，政局不当有大的动荡，目下长安人心浮动，皆言山东将反。陛下留意，刘黑闥方平不久，山东尚未彻底安定，国家尚未可称承平一统。此刻对洛阳发大兵，恐非智者所为。臣恳请陛下三思……”

坐在两仪殿龙椅上的大唐帝国开国之君武德皇帝李渊默默地倾听着殿下站立的尚书右仆射宋国公萧瑀的陈奏。他眼睑低垂，静静地把玩着手中的玉如意，缓缓开口道：“玄真，时文的意思你都听明白了？你是个什么看法？”

司空尚书左仆射魏国公裴寂慢吞吞地躬身行了一礼，开口说道：“萧相的话虽不中听，道出的却是目下的实情。洛阳本是秦王率兵取来，一应大小文武官弁均是秦王一手提携任用的。说句公道话，这批人虽出身天策上将府，但用兵行政，俱是相得益彰。二殿下在用人方面，颇得陛下之教。秦王派出一两个下人去那边招募些许护卫私兵，也不足为奇。长安城内，有长林军士两千两百名，秦王府虽在谋臣战将上占得些许便宜，但与长林军相较，未免略显势孤。如今京师局面一触即发，也难怪秦王不安。此事可大亦可小，但不管怎么处置，洛阳要稳定，山东已经安定下来的局面不能再乱，这是无庸置疑的。不过陛下使齐王审问张亮，却殊非妥当，张亮若是矢口否认也罢了，张亮若是招了，太子仁厚，或可为秦王遮掩一二，但齐王却万万不会，到时候付诸朝堂公议，陛下的家事就变成了国事……”

萧瑀仰起头打断了裴寂的话：“陛下，臣不同意裴相之见，陛下乃天下共主，古人云天子无私事，陛下的家事原本就是国事。秦王藩卫大唐，受命于陛下，天策上将府位列三公之上，招募些许护卫，又有何大惊小怪处？陛下请恕微臣愚昧无状，秦王有大功于天下，陛下先前也曾许以储君之位，后未践约本已有亏，如今却以欲加之罪惩处有功之王，而数年前文干谋逆，陛下却听之任之不加理会，以国事而论，陛下公道何存？以家事而论，陛下厚此薄彼，又何以对秦王？”

萧瑀越说越快，声调也越来越高，全然不顾皇帝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砰！”武德皇帝一巴掌拍在了御案上，龙眉倒竖道：“萧瑀，你的记性应该不错吧？朕甫登基，便策封世民为秦王，武德元年，朕就授世民尚书令，领右翊

卫大将军，掌管尚书省，至今未曾易人。同年底，朕给他加右武侯大将军、太尉，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整个关东悉由他做主。转年又拜左武侯大将军，兼领凉州总管。武德三年四月，又加益州道行台尚书令，那一次，是你去宣的敕，你应当记得吧？武德四年二月，朕以世民功高，古官号不足以称，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增邑户至三万，赐袞冕、金络、双壁、黄金六千斤，前后鼓吹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在我大唐，除了朕之外，还有哪个曾有这等尊荣？武德五年，加左右十二卫大将军。我大唐的文武显禄都给他加尽了，朕犹觉不足，年前又授他中书令。萧瑀，你倒是说说看，朕还要怎样才算不‘薄’了世民？”

皇帝怒形于色，萧瑀却仍旧不慌不乱地磕头道：“陛下，爵以功赏，职以能任。陛下对秦王的恩赏，是用来酬劳秦王平定天下的开创之功的，秦王若无功，陛下也不会因为他是皇子便滥加赏赐。然而秦王之能惠在天下，陛下若为大唐的江山社稷计，当立秦王为储君，如此百年之后大唐天下方可太平无事。”

武德双眉紧蹙，冷冷道：“萧瑀，你究竟是朝廷的宰相还是天策府的属吏？你若是觉得在尚书省做得个右仆射委屈了你，朕就命你到秦王府去做个长史如何？”

裴寂轻轻咳嗽了一声，上前说道：“陛下息怒，时文这个老脾气，皇上最清楚了。别的臣不敢断言，但萧相对朝廷的忠心对陛下的赤诚，老臣还是敢保的。”

武德看了看他们两人，又看了看站立一旁半晌一句话都没说的中书令赵国公封伦，挥袖道：“德彝留下，你们都先退出去吧……”

裴寂和萧瑀对视了一眼，缓缓退出了两仪殿。

武德瞥了封伦一眼，说道：“你说说吧，这次的事情，朕当如何措置？”

封伦抬头看了皇帝一眼，问道：“陛下现在是否还有易储之念？”

武德站起身来绕着御案转了两圈，神情凝重地答道：“世民确乎是个才力超卓之人，用人用兵，满朝文武无人能及。然而储位关系大唐江山运祚，朕数次应允世民以储君之位，又数次自毁前言，你可知是为了什么？”

封伦沉吟了一下，答道：“陛下所虑者，是怕秦王成为大唐的炀帝。不过据臣下观之，秦王似乎没有炀帝身上那种养于深宫的娇气，炀帝也非庸碌无能之主，皆因好大喜功贪图奢华，否则也不至有亡国之灾。秦王戎马倥偬多年，用人用兵，首尚实践，这一点决非炀帝可比。所以臣下以为……”

“所以你就以为，世民若为皇帝，不会是隋炀帝那等昏君，是不是？”武德打断了封伦的话，反问道。

“是，臣是这样想的。”封伦老老实实答道。

武德微微笑道：“这就是裴寂的过人之处了，在这一点上，也只有他才明白朕的心思。”

他顿了顿，叹道：“世民自幼聪颖过人，这些年来征战沙场，更是为我大唐立下了赫赫战功，而朕所虑也恰恰在于此。世民以军事见长，以军功受赏，用以

治军必为良将，用以治国，则有穷兵黷武败坏江山之危。

“朕遍览诸史，凡文官治政之朝必国祚绵长，凡武将秉国之代必社稷崩坏。秦始皇千古一帝，崩后仅仅四年，秦亡而天下乱。汉武帝一代圣君，逐匈奴而民生凋敝，耗尽了文景之治积攒下的国铢库帑。秦历六代仁爱恤民之主方得天下一统，汉经高惠文孝四朝天子励精图治方得富庶，大唐方立，四方诸侯未平，天下黎民待哺。所以上遭突厥南下，朕欲迁都以避，非朕软弱，朕乃是不愿我大唐南方未平又树北方强敌。”

“隋末炀帝无道，群雄并起，天下苍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至今战创未平，灾荒四起饿殍遍地，天下此刻需要一位仁爱文德的皇帝来与民休息。建成在军事上虽略逊于世民，但多年来监摄朝政并无大的过失疏漏，且生性仁厚友爱，非世民、元吉可比。朕百年之后，建成即位，则天下可多得数十载安宁，待国库充实小民富足，后世子孙自有坚刚雄略之主扫荡突厥扬我大唐天威；若朕御极之后，世民即位，那么数年之内，北疆必然烽烟四起，如今连年征战，国库本来就入不敷出，山东诸州诸郡方平，百姓流离失所者众多，不要谈赋税，就是能安定下来朕已经心满意足了。朕不是不愿意打仗，而是我大唐现今实打不起仗！”

武德长篇大论，说得略感口干，喝了口宦官奉上的热茶，继续说道：“总之，我大唐未来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让百姓休养生息的文官朝廷，而非一个连年征战不休的武将朝廷。这才是朕不愿让世民晋位储君的根本之因……”

封伦撩开袍子跪倒叩头道：“陛下远虑，非人臣所能猜度，微臣钦佩之至。既然陛下圣心已定，就宜早日明示秦王，以息其争储夺嫡之心；更宜明示太子，以安储君之意。”

武德皱了皱眉头，缓缓道：“现在让朕拿不定主意的，倒不是告不告诉他们，而是如何处置世民。为保全他计，也为了让建成日后能够顺利即位登基，朕必须及早剥夺他手中的兵权。可是如今四海未定狼烟未平，朕还指望世民能在安定天下上助建成一臂之力呢。现在若是削了他的兵权，实在可惜了。”

封伦想了想，答道：“陛下若是左右为难，臣下倒有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愿为陛下解忧。”

武德眼睛一亮：“哦，说来听听……”

封伦道：“说来也简单，请陛下下敕，封秦王于洛阳！”

武德一怔，似乎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喃喃地重复了一句：“封秦王于洛阳？”

封伦点了点头，语气肯定地重复道：“对，封秦王于洛阳……”

第二节

两仪殿里的气氛凝重肃穆，武德皇帝在御案旁负手站立了已经有差不多一袋烟工夫了，面色阴晴不定，似乎内心正在激烈交锋。封伦仍然不卑不亢地跪在殿

下，神情安然自若。偏殿里的水漏“滴哒”做响，大殿外凛冽的北风号叫着自广场上空席卷而过，天空中铅云密布，漫天的雪花纷纷扬扬撒将下来。

洛阳古称洛邑，周平王二年始为东周都城，前后五百一十五年。

秦末群雄并起，经八年混战天下复归一统，汉高祖立朝于洛阳，后迁长安。王莽篡汉，光武中兴，定都洛阳，是为后汉之始。

后汉末年宦臣弄权何进受诛，西凉刺史董卓进京，不久便废弃洛阳挟天子及群臣前往长安。

魏文帝延康元年，曹丕率魏庭迁都于洛阳。自此魏、西晋、北魏诸朝皆以洛阳为都，前后一百三十八年。隋大业元年，炀帝于仁寿宫登基即皇帝位，该岁岁末，炀帝登邙山，以邙山之南、伊阙之北、湍水之西、涧河之东为兵家必争之地，遂于次年三月命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都。

大业十四年，宇文化及弑炀帝于扬州，越王杨侗在洛阳登基称帝，太尉王世充独揽朝政。义宁二年，王世充废杨侗为瑑国公，自立为帝，国号大郑，定都洛阳。武德三年七月，大唐秦王世民率诸军出谷州，战于慈涧，王世充败守洛阳。李世民遂遣行军总管史万宝出宜阳拒龙门、刘德威自太行东围河内、王君廓自洛口断郑军粮道。同时，世民遣黄君汉独领一军攻洛城，扫荡黄河南岸。九月，李世民与王世充再战于邙山，斩首三千余，郑将陈智略被俘，王世充仅以身免。嗣后筠州总管杨庆遣使请降，荥、汴、洧、豫等九州亦相继来降。武德四年二月，秦王率军进青城宫，与王世充三战于北邙。缚斩八千人，进营城。五月，世民率军破窦建德于虎牢，缚建德至洛阳城下，王世充大惧，率官属二千余人诣军门请降，自此千年故都归于唐室。

经过数代帝王的营造经略，洛阳城池坚固，物厚民丰，又地处中原，毗邻大河，已成为具备极高军事价值的战略要塞。唐郑之战基本是以洛阳为中心展开的。此战亦是天下定鼎之战。洛阳之战前后历时一年之久，其惨烈程度及凶险程度都是唐军自太原起事以来所仅见。关键时刻若非秦王力排众议径自分兵往拒夏军并一战而胜，唐军在洛阳城下几乎功败垂成。

正因为洛阳城乃是李世民一手得来，又全力经营数年之久，因而武德皇帝才对封伦的建议慎之又慎。一旦封李世民于洛阳，大唐必然会出现东西两都一君一王互不相制之局。武德最担心的事，莫过于刚刚归于一统的天下因弟兄争位再起波澜。一旦大唐陷入内战，突厥必然乘机南下，各路被大唐军威强压下去的反王及其余孽再死灰复燃，局面就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了……

他沉吟半晌，抬起头问道：“一旦封秦王于洛阳，朕百年之后，如何可保世民向建成拱手称臣？”

封伦抿了抿嘴唇，说道：“陛下只想到了秦王会不服新君，却为何偏偏没有想到新君能否容忍秦王在洛阳据地封王呢？诚然，太子仁厚，行事向来稳重端慎，绝不会做出诛杀自家兄弟的事情来。然则齐王却难保不起杀念，到那时，满朝文武，有又谁人对新君的左右之力大于齐王？所以臣以为，封秦王于洛阳，陛

下有两大隐忧。”

李渊点了点头：“不错，朕既担心秦王会做唐之刘濬，也担心建成和元吉会耐不住性子贸然兴兵伐洛。世民久历兵事，这一层自不待言。所以朕才只提了一件。”

封伦叩了一个头：“恕臣愚钝，臣以为这两件事皆应未雨绸缪。秦王封于洛阳，若举兵反叛，恐天下无人能制。太子和齐王若是兴兵伐洛，师出无名，必败于秦王之手。如此天下亦是秦王囊中之物，陛下又何必多此一举，徒使百姓倍受刀兵烽火蹂躏之苦！”

武德皇帝失笑道：“明明是你出的主意，如今却质问起朕来了，德彝，你好大的胆子……”

话虽如此说，皇帝却笑吟吟地并未真个动怒，挥手命封伦继续说下文。

封伦也跟着凑趣般笑了笑：“陛下天纵英才，微臣的心思，怎逃得过陛下法眼……臣以为，若封秦王于洛阳，应裁撤天策上将府，恢复亲王常制，勒定亲王护军数目，此其一也；加李世勣山东道行台尚书令，封鲁国公，陛下百年之后新皇加封鲁郡王，嘱其世守河东，此其二也；封齐王于凉州，但不予兵权，加任城郡王李道宗为凉州道行台尚书令，此其三也。有此三策，可保陛下百年之后天下不乱……”

武德听毕，半晌未曾发话。封伦的建议的确高明，封秦王于洛阳，却削去了天策上将府凌驾百官之上独立议政独立掌军的绝大权柄，勒定亲王护军数目，李世民的军权即被削去大半。授李世勣大河以东军政全权，封公晋王，将秦王的封地夹在李军与关中之间，以李世勣之能，足以钳制得李世民动弹不得。封齐王于凉州，却不给兵权，授素与秦王交好的任城郡王李道宗地方军政全权，既能稳稳弹压住素来不甚安分的李元吉，又能避免他对坐镇长安的李建成施加影响蛊惑挑唆。三管齐下，确能保得自己身后天下不起刀兵，只要内战不兴，大唐的天下稳稳传承下去就有所保障。

然而他忧心的是，一旦削去了天策府议政调兵之权，一旦北方强夷突厥南侵，仁厚敦儒的建成于兵事素非所长。而能征惯战的秦王又没有了调兵之权，到时候相互牵制，虽说避免了兄弟交兵，却耽搁了抗敌大计。封伦的办法虽说应付内忧有余，消弭外患却稍嫌不足。

他想了半晌，挥挥手道：“你的意思，朕明白了，兹事体大，朕还要仔细斟酌再三，你先退下吧！”

封伦也不再多说，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叩了三个头，站起身来倒退着徐徐退出殿外……

封伦缓步出了承天门，在随从的扶持下上了自己的马车，说道：“回府！”

戴着宽沿大帽子的车夫抖动手中的缰绳，两匹通体雪白半根杂毛皆无的俊骥缓缓挪动脚步，沿着承天门街由慢而快跑了起来。

长安街头的建筑物不断自马车两侧晃过，封伦却全然无心赏看，他所有的心思都在适才的廷议奏对上。从头回忆到尾，自觉无甚纰漏之处，一颗悬着的心到此刻方才放了下来。太子秦王争夺储位，都城长安局面诡异莫名，他身在帝侧总领中书省，行事说话半步都差池不得。说起来他也是堂堂大唐宰相帝国重臣，但是无论是皇帝、太子还是秦王，哪个都不是他这个中书令惹得起的角色。尚书左仆射裴寂支持太子，右仆射萧瑀属意秦王，这是全天下人人皆知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他这个貌似中立的中书令的意见才会在武德皇帝那里颇受重视，也正因为如此，太子和秦王也才会花费了大力气来拉自己。自己既然哪边都得罪不得，也只能两边虚与委蛇，只是这种游戏过于危险，犹如赤脚行走在钢丝之上，一个不慎，立时便要身陷不测之地。

他正自闭目沉思，却听得一个刻意压低了的声音诡异地在耳边响起：“封相好一副仙风道骨，皇上恩典金殿独对，想必圣上和封相都受益匪浅吧？”

几乎是转瞬之间，封伦浑身上下已被冷汗浸湿，他愕然抬头望向眼前这个驾车的车夫，这才发现这车夫的背影看起来比往常雄壮了许多，斜眼瞥了车下的贴身随从封裕一眼，却见封裕两只盯着车夫的眼睛中显露出无尽的惧意。封伦虽说也颇为惊惧，但多年练就的宰相城府毕竟不同于凡夫俗子，哑然失笑道：“堂堂天策府骠骑将军，竟然屈尊来给老夫驾辕，德彝何德何能？竟得侯兄如此谦尊……”

侯君集隐藏在大帽子底下的面容上浮现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封相客气了，您如今乃是圣驾之侧一等一的大红人，堂堂中书宰辅，皇上今日将裴相国和萧相国都遣了出来，却独留封相在殿内，这等恩眷，恐怕除了太子和秦王，连别个皇子都未得享过。君集一个小小护卫骠骑，给封相国牵个马赶个车，又有什么不体面处？”

封伦微微笑道：“君集不必多说无用之言，尽管道明来意，封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封相痛快！”侯君集赞了一声，“君集此来，别无他意，只是想打听一下封相适才在两仪殿中和皇上都说了些什么？也想知道知道裴萧二位相国适才都说了些什么。”

封伦笑了笑：“秦王此次好不鲁莽，张亮之事，险些儿让皇上回护秦王的一片苦心付诸流水。适才金殿上，两位老相国虽意见相左，却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希望皇上将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封某总算不负秦王所托，答应秦王的那件大事，今日封某已经办完了多半。就待陛下圣裁了……”

侯君集大帽子底下的眉头皱了起来：“封相今日真的向皇上进谏了？”

封伦点了点头：“是，封某适才建议皇上封秦王于洛阳，并痛陈利害，此言若虚，让封某兵解而死，永世不入轮回！”

侯君集大喜：“封相果然是真丈夫，今日之惠，秦王异日必然有所厚报……”

封伦面色凝重地摇了摇头：“请君集转告秦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今日

封某虽以言语打动了皇上，但皇上却并未最后下定决心。如今之计，是要想办法封住贵府车骑张亮的嘴，只要他不开口，皇上一旦决断，秦王的东行之计即可成功大半。若是张亮熬不得刑，说出什么不相宜的话来，那时就算皇上有心回护秦王，朝堂之口悠悠，恐怕他老人家也有心无力。张亮虽小，却负街亭之干系，君集务必将封某的话转达秦王。”

侯君集点了点头：“封相放心，良言句句在耳，君集不敢耽搁，此刻就回禀秦王。大恩不言谢，以图后报。封相保重！此番君集得罪了贵驾侍，还望恕罪……”

此时车子已然转上了朱雀大街，在一处店面外停了下来，侯君集跳下车，冲着封裕微微一笑道：“劳烦你送封相回去，贵府车夫不出申时必然回府，不必担心……”说罢甩下车子和傻呆呆立在一旁的封裕，扬长而去。

封伦望着侯君集远去的背影，抬袖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叹了口气道：“回府吧……”

侯君集下车之际，太极宫玄武门禁军屯署统领常何带着随从刚好转过街角。他一眼就看到了停在赵家馐铺旁的封府马车，不觉大吃一惊，心中暗想莫非封相国捷足先登了？定睛瞧时却见马车缓缓驶动，辘辘而去。他心中疑云大起，暗自思忖方才那下车之人的身形好不眼熟，隐约便是天策府的侯君集。他是武将出身，胸中颇少心机，想了半晌，未得要领，摇摇头苦笑一声：“这些大人物的事情，与我何干？”迈步向这赵家馐铺行来。

管家常安走在前头，伸手撩开了门帘子，伺候着常何进了店门，放下帘子高喊道：“赵家的，我家主人到了，还不快快看茶？”

“来嘞——”随着一声清脆娇啼，一个打扮朴素的明艳妇人急匆匆从二楼奔了下来，边走边念叨道：“大总管常来常往，也不事先打个招呼，不是要我的好看么？”

这妇人手脚极为麻利，一错眼间左手上变出一个黄杨木的托盘，上面摆着一个三彩的茶壶四个泥杯；右手上拿着一块抹布飞快地擦着桌凳，转眼之间已是收拾停当，蹲身一个万福行礼道：“大统领安康，小妇人伺候不周，还望大统领大人大量，不要跟小妇人一般见识。”

这妇人生得面如满月，唇若红莲，虽已是双十年纪，犹自丰艳胜人。这赵家馐铺的掌柜赵一郎下世三年有余，店铺里全靠这寡妇王氏打理，生意倒也不坏。王氏年轻守寡，所谓寡妇门前是非多，长安街头恶少时常前来骚扰挑拨。也亏得这王氏一个年纪轻轻的妇道人家应付自如，能在这鱼龙混杂的长安街肆之中安分营生且守身如玉。一年多以前一个姓袁的江湖方士给王氏看相，顺嘴胡诌王氏有一品夫人之相。早就仰慕王氏美貌的常何听说之后便托人求来，奈何王氏贞心似铁就是不肯应允，常何虽是当朝命官，却也畏于物议清流不敢造次相逼。

此次常何再见到王氏，未免面上有些尴尬，清咳一声道：“老板娘，多次叨

扰，常某这番先行谢罪……”

王氏急忙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常大人说的哪里话，您是官身，身价尊贵无比。我一个死了男人的寡妇，败柳之身怎么敢亵渎您老人家？您一片诚心，是不识抬举没这个福分罢了……您若是再要客气，可是折杀我这小妇人了……”

常何讪讪一笑：“老板娘，你和常安多次提起的马相公现在何处？”

王氏脸上一红，低声道：“实在对不住您老人家，事先不知道您要来，马相公午时多喝了几杯酒，此刻在楼上歇息呢……”

常何愕然，常安脸上却变了颜色：“老板娘，你好不识抬举，我家主人专程来访那姓马的穷酸，你却让他喝醉了酒躲起来不见。却是什么道理？”

王氏苦笑了一声：“大总管息怒，若说这个马相公，为人最是放浪不羁的。这个人什么都好，学问也好，就是贪那两杯马尿，此刻酒意正酣，睡得正实着，若叫醒了下来，恐他酒还没醒，唐突了常大统领，那可就是死罪了……”

常何哈哈大笑道：“酒是好东西，常某亦时常以醉为乐，这个马相公，倒是与常某脾气相投，却也难得。老板娘，不妨事的，你只管唤他下来，有何不周之处，常某绝不怪罪。你告诉他，我是个带兵的老粗，斗大字识不得半箩筐，平素里最敬重的就是读书之人，万万不会轻忽怠慢。”

王氏垂头踌躇道：“大统领容禀，您不知道，这个马相公喝醉了酒喜欢乱骂人，原先在博州刺史达奚大人幕里助教，就是因为喝多了几口黄汤，口无遮拦乱骂起来，惹恼了达刺史，官也没得做了，这才落魄到长安来……”

常何怔了一下，哈哈大笑道：“喝醉了大骂刺史？有趣有趣，今日常某倒要见识见识这位不凡的马相公。老板娘，无论如何请你通禀一声，就道太极宫禁军统领常何专程来拜，请马先生无论如何赐教一面！你放心，不妨事的，常某被人骂得多了，让有学问的人骂上一骂，也是常某的荣幸……”

王氏推搪不过，无奈只得站起身来福了福，说声：“请常老爷稍候片刻……”转身施施然上楼去了。

常安不解地道：“老爷，读书人哪里没有？这等不拘小节不识尊卑的醉汉狂生，见他做甚。此次是奴才疏忽，只听王嫗一面之辞，便擅掇了老爷来。咱们回去吧……”

常何“啪”地敲了常安的头一下：“你懂个屁，读书人多了去了，没有真本领，哪个敢当面骂一方司牧？这等奇人岂可错过？你没看方才封相爷的车子就停在门口吗？秦王府的侯君集也刚刚离去，能让封相和天策府同时来拜的人物，又岂是你这不识字的狗奴才能解的？刘玄德还能三顾茅庐，我就等这么一会的，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话音未落，就听见楼上传来“咣当”一声铜盆坠地的声音，一个高亢清越的男声叫道：“什么长河短河？出了渭水就是大河，谁听说过什么劳什子长河？扰了我的清梦，不见……”

常何和常安对视一眼，主仆二人神情怪异，面面相觑……